二知軒文存

二知軒文存卷十四

定遠方濬頤子箴

卮言一

以晶爲鏡障目則遠者使近昏者使明用至奇也奇之中又有奇焉雙鏡合之墨紙置其下仰承太陽無何燄燄然火生鏡之去日不知其幾萬里也日中有火大地草木其薰灼靡有孑遺也晶凝於水其質至陰萬無生火之理也白者黑之亦爲陰象黑變而赤陰轉爲陽陰陽奚以相生索其解不得也鏡也紙也日也火也鏡與紙不相屬日與火不相因以鏡

之光引日之光而發紙之火顯鏡之用火從日出耶火從鏡出耶日中無火何必以鏡向日耶鏡中無火何必以鏡射紙耶紙需鏡而生火鏡需日而生火鏡與日一火乃不與紙二自鏡視之非日也火也自紙視之非鏡也日也有爲無焉無爲有焉無有不無無無不有焉凡物皆可作晶鏡觀

巵言二

行曠野間以觀天地天如笠地如槃明明天圓而地亦圓也一人之所見然人人之所見然千萬人之所見皆然無有見地爲方者地方則天何以包地而無罅隙地何以承天而勿

傾陷耶謂天動而地不動地下有天天既動地焉乎不動地不動云有物以載之載地者天也是天地皆動也天地皆動而人獨有動有靜平天成地胥人乎是賴無人直無天地已天地生人天地乃得成其爲天地人在天地之中而欲測乎天地之外天地之外匪唯人不能知鬼神仙佛皆不能知也且卽間之天地天地亦不自知也夫鬼神仙佛固猶之乎人耳非人之外別有所謂鬼神仙佛也鬼神仙佛介乎可有可無之間而人則斷不可無故曰人爲貴

五行莫先於水土天一生水地二成之有天地卽有水土其次則木三者皆不待人以生待人以生者曰金曰火金生於土不能自出有冶之者火生於木不能自燔有鑽之者謂木克土木原植乎土無土則木枯謂土克水土足載夫水無水則土發謂水克火水必濟以火無火則水弱謂金克木金又資夫木無木則金頑枯者榮之發者滋之弱者王之頑者敏之其相克也其相成也非土死於木水死於土火死於水木死於金也生則生克亦生相生爲生相克亦爲生水土木生於先天金火生於後天則將曰先天五行不全後天五行方

具是又不然先天自有先天之五行渾融未判也後天自有後天之五行循環不已也無一物弗兼五行者無一人弗備五行者兼五行而物始生備五行而人始生而五行中各有陰陽而五行外何有天地

卮言四

鼠依人以居而人惡之於是乎畜貓捕鼠貓固以鼠爲食者未得鼠人先食之果其腹皆搖尾去於是乎人朝食貓人暮食貓貓以爲人朝食我人暮食我我卽捕鼠人依然食我我不捕鼠人亦安能不食我鼠爲人作惡顧使我仇之假我殺

之今日死一鼠明日生一鼠捕之弗勝其捕也我但有食奚以捕爲天下之畜貓者多矣畜貓而不得貓之用而人無如貓何而人又將如鼠何則告之曰鼠無大害曷爲畜貓以分人之食是不如弗畜之爲愈也彼且怫然曰人之大害莫如盜賊官養役以捕之與之食乎不與之食乎役卽捕盜能不與之食乎役不捕盜亦安能不與之食乎而乃異視乎貓夫貓亦役於人者也

危言五

山之高不如地也人在地下但見山之高不見地之高以爲

蕩蕩平平東西南北如砥然莫高於山而不知地之西北高於東南者數千百丈東南之山俯居乎西北之地之下則西北之山不更高於西北之地乎然而非山高也地高也山之高因地以高不得謂山高也高者卑之卑者高之愈高愈卑愈卑愈高在山不見地之高在地不見山之高而地高於山矣而山卑於地矣而有山之地地不見高矣而無山之地山不見高矣故曰視高猶卑自卑反高

卮言六

蜉蝣朝生暮死人亦然晝醒夜睡醒則生睡則死矣人一晝

夜一生死與蜉蝣奚以異乎蜉蝣者晝生之人仍爲夜死之[illegible]亦朝生之蜉蝣未必即暮死之蜉蝣然而人與蜉蝣則不自知其死也然而人與蜉蝣則皆自以爲生也然而蜉蝣之生死不同乎人之生死而蜉蝣弗覺也然而人之生死不同乎蜉蝣之生死而人固了然也人了然於晝生夜死獨不了然於夜死而晝亦死於是欲求不死於是欲求長生以爲奈何晝夜俱死莫若晝生夜死夫神仙果不死乎則呀然曰天之視人殆如蜉蝣

巵言七

物生於天成於人穀之藝也木之樹也花之種蒔也果之移接也在在需人而天無權天不能使稊稗不亂夫禾稼天不能使榛莽不涸夫松柏天不能使蕭艾不伍夫蘭蕙天不能使桃杏不儕夫棗梨非種鋤之擇地伐之芟蕪穢而馥之變酸酢而甘之穀木花果誕降於天而悉聽命於人人之靈勝天人之巧奪天異哉彼穀木花果人何由知之而俾各遂其性耶天之生穀生木生花生果乃必假人力以成之耶亦有不熟之穀不材之木不入品之花不中食之果皆天所生彼蒼得毋夢夢耶天則栽培人顧傾覆藝之而芟稊稗樹之而

除榛莽種蒔之而斬薅芟移接之而戕賊刳損彼益此害此利彼不猶愈於大造之造化工之工耶入貫三才卽小見大夫是以曰參曰贊

巵言八

蟲寄居孰寄之問蟲蟲不知也木寄生孰寄之問木木不知也萬物皆如寄豈獨區區一蟲一木哉本體之蟲軀殼自有及其化也亦如蟬之蛻矣本根之木柯葉相依及其凋也亦如蝶之褪矣寄乎寄猶之乎不寄不寄乎寄猶之乎寄暫寄爲寄久寄爲寄同寄爲寄異寄爲寄今之所寄非復昔之所

寄子之所寄非復父之所寄自以爲不寄而實則寄自以爲寄而實則不寄而不寄者終歸於寄而無乎不寄噫逆旅主人何不憚煩若是歟然而天地亦旋轉於積氣之內而莫測其端倪莫究其歸宿也等之蟲也等之木也

巵言九

果之有仁若人心然千柯萬葉萌於此千思萬慮發於此然而仁有菀枯心有善惡則仁非仁則心非心則仁非初生之仁則心非本體之心初生之仁堅固飽滿本體之心渾融澄澈而剝之戕之而暴之蠹之而拘之撤之而溺之放之於是

不成其爲仁於是不成其爲心生機絕矣性體虧矣本根失矣天良喪矣謂仁原不同仁烏乎不同謂心原不同心烏乎不同其不同也有物焉以損其仁也其不同也有物焉以變其心也人於果尙知愛護之而弗忍損其仁奈何於己甘令縱恣之而遂爾變其心乎碩果僅存人心惟危觀物觀我禽獸幾希卽心卽仁卽仁卽心夫亦在乎方寸之間而已

巵言十

僕夫行於河干見舟子捩柁下碇而嘲之曰日未過午吾方執鞭以驅若乃畏風之顛躑躅弗前也則奚如就蕩平而避

危險也與其曠日持久何如克期以至也舟子曰嘻子但見其逆未覩其順也明發張帆我有鴻毛之遇將疾驥足而奔騰我逸子勞我巧子拙已且無風而雨陷於泥淖轅傾轍覆不可虞耶僕夫憤然曰吾方憐若若乃詛吾欺人太甚一至於斯耶因與舟子鬬停車不進岸傍觀者如堵有過客解之曰水耶陸耶各適其適臨淵有時而墜登山有時而蹎故平地未嘗無風波而江湖亦何能皆坦途也二子之業不同其罷勿爭曷若我安步徐行不舟不車可止則止無憂無懼哉鬬者聞之相視而笑舟子登舟僕夫亦御以去

巵言十一

人心不同如其面天下之物無有不同者而實無有同者草之形狀同木之花葉同鳥之毛羽同獸之蹏尾同然而草與草不同木與木不同鳥與鳥獸與獸不同同一形狀而形狀仍有不同同一花葉而花葉仍有不同同一毛羽蹏尾而毛羽蹏尾仍有不同辨其不同而轉覺其同概以爲同而依然不同混而一之固宜區而別之也類而分之乃能合而化之也卽物以推諸人卽物以推諸人之面且進窺夫人之心君子與小人之心不同君子與君子之心亦不同不同者顧必

强之使同則反害於同而終歸於不同而不同之同曷若同而不同曰將無同曰從同同是爲苟同噫非大同

卮言十二

齒舌勞於口口勞於目目勞於耳耳勞於鼻鼻勞於鬚眉此人之上體也而上體之手與下體之足則皆勞於中體之腹背而實則知覺運動五官百骸無一不勞將以爲至逸者莫如心已心奚能逸歟心至靜也而動根之心至幽也而明蘊之心至一也而紛擾之心至虛也而實用之五官百骸無一不聽命於心心靈體蠢心專體雜以靈攝蠢以專統雜五官

百骸不勞而心則至勞也不勞其心五官百骸何異於枯木朽株何異於鈍鐵頑石然而勞得其正雖勞不勞勞失其正不勞愈勞必能勞而後不勞必不勞而後能勞勞其不勞不勞其勞而烏乎不勞而烏乎勞此其中有定功焉定則弗覺其勞而勞如不勞斯爲能勞

巵言十三

孔雀處於籠中不飛不鳴延頸以立適梁上燕子自外歸語之曰都護何來長困於此耶雄才偉望孰則羅而致之耶豈若儂來去自由無羈無絆耶孔雀怒曰意而汝何知汝本鳥

衣國中人拋故土流落江左慕王謝富貴趨之性又不耐久
居援而止之而止今且入尋常百姓家安處堂巢幕豈堪與
我頡頏蹴燕子啄籠喃喃不已阿蘇兒在闌前助之與孔都
護辯圍丁不解所謂曰積雨初晴衆生若此之樂也紫卿聞
之出軒而呼曰南客南客豪氣未平彼方離乳幸勿與較也
又顧阿蘇叱之曰兒乃忘雪衣娘訓言恃聰慧侮客殆不可
也吾儕友生各得其所既不能為冥鴻之翔又不能為黃鵠
之舉請客開屏客吾對舞忘機息競於何齟齬

卮言十四

逐虎負嵎尚可搏之引虎入室奚自防之虎不受制於人人反受制於虎實逼處此智勇俱絀欲其不遭反噬也得乎方虎之至也初不許其入室也及虎之入也又無能使之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猿子野心犬羊成性雖百計馴擾之亦不滿其欲乃有時而破柙決藩有時而搖尾帖耳人畏虎虎何嘗不畏人虎食人人何嘗不食虎人彊於虎而實則虎彊於人一虎之威十人降之不足百人降之有餘矣百虎之威千人降之不足萬人降之有餘矣一虎雖敵百人百虎難敵萬人而烏知一虎入室百人皆懼千人皆懼即萬人無不懼則

曷不於其未入室而先爲之備也則奈何縱之旣入室而一任其傷也

危言十五

麟也鳳也龍也世所不常有人所不常見者謂之靈也周宜乃合龜而四之龜之生至彫龜之類至繁入於泥中支諸狀下不足與麟鳳龍匹伍也以長介蟲何居曰丹甲靑文負洛書以出瑤光玉衡應星精而生伏羲造卜伯禹昆命周禮有龜人之掌明堂重龜日之尊圖瑞表王者之德地出應天子之孝靈龜祖先龍非庶龜比夫豈在麟鳳龍之下哉郭景純

贊爲神物李長吉號爲神仙孟東野之再拜方且謝元夫唐武宗之千玩勿遺靈壽子或名督郵或呼介卿或尊之曰先生或寵之曰博士所不解者占坼占墨占色占體殺龜而卜大非仁政聖王旣奉爲四靈胡獨於龜弗珍惜之而慘屠之耶宜乎雁蕩木葉老人告宋仁宗以長生術曰廣濟貧民禁天下捕龜能斯二者乃可語道是龜之靈不唯靈於麟鳳龍而並靈於人人能爲五總龜者蓋亦尠已

卮言十六

盲者不見天而亦知昏旦也蓋聽而知之聾者不聞雷而亦

知陰晴也蓋視而知之若瘖者之不能言則以手代口躃者之不能行則以掌代足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天予人以缺陷人反自忘其缺陷而盲如弗盲聾如弗聾瘖如弗瘖躃如弗躃畧短取長以長傲短曰吾不視而能見也不聽而能聞也不言而能宣也不行而能至也究之艱於視則目蔽其明艱於聽則耳塞其聰艱於言則口閼其音艱於行則足失其履不亦大可閔耶然而比諸善視善聽善言善行之人其心更專其思益靈其用愈巧其神彌固雖有缺陷何傷乎吾故舉盲聾瘖躃以媿夫不盲如盲不聾如聾不瘖如瘖不躃如躃

者

巵言十七

蛙之鼓非鼓蚓之笛非笛蟬之琴非琴蚊之雷螢之火非雷非火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在蛙與蚓與蟬與蚊與螢懵然無知初何嘗有心旹鼓旹笛旹琴旹雷旹火而自入耳目中聽之察之則儼然鼓也則儼然笛也則儼然琴也則儼然雷也火也竅者靈渦者清纖者宏腐者燿物之任天而動勃乎其不可遏孰教之曰弗待教孰授之曰弗待授不學而能不思而得此化者機也必以為是鼓是笛是琴是雷是火則滯於

物滯者失之必以爲非鼓非笛非琴非雷非火則離乎物離者又失之入於化出於化斯神於化而終迷於化吾烏乎能測哉盍返問諸生物者

卮言十八

人不能視日但能視月視月之大小萬目不同也或曰大如缸面或曰小如盤盂月果有大小乎視之爲大則大視之爲小則小非月之本體也非月之眞象也以泰西之所謂千里鏡者照之則異乎缸面異乎盤盂不圓而凸若泯若泡信如所見又何以運行於乾坤之內歟或曰以鏡視天河則衆星

䌲碎綴於碧落不似曩所見之白氣亘空也人之目與泰西之鏡所見不同鏡中之月固即目中之月而目中之月迥殊鏡中之月而此人目中之月更弗類乎彼人目中之月是目中之月鏡中之月而不得謂之天上之月也天上之月奚似天上之河奚似誰則知之而奈何憑所見以決之

卮言十九

看山宜近不宜遠不近不能得山之眞形也看山又宜遠不宜近不遠不能窮山之變態也近山則山山各別遠山則山山稍似今日身所到之近山與他日目所見之遠山同此山

也一若近山自近山遠山自遠山不得謂近山即遠山遠山即近山然而遠之近之者人所見之山無遠無近者天所生之山求其合遠山近山均羅列於目前而此山為近彼山為遠毫釐不爽者則看山弗如畫山畫山者腕底所摹曲肖乎目中所見濃皴淡抹各盡其妙似空反實欲斷仍連尺幅千里神乎技已真形耶變態耶開卷即了然得之瞬息之間徧游五岳勿勞登頓無事奔波則與其門外看山孰若齋中讀畫也

卮言二十

奉三無私天地日月之外皆不得言無私風雲雷電霜露雨雪普天之下弗獲同時偏及也以行道之人言之今日所見如此明日再至一方問以昨日陰晴則不盡符合一若造物有私於彼而烏能無憾於此耶欲人無憾必上蒼號令風雲雷電霜露雨雪滿布六合廣敷九有方爲大公無私也然而天地不能也然而日月亦順乎天地也觀於風雲雷電霜露雨雪之不同是天地且有私矣是日月且有私矣補偏救弊理所固然栽培傾覆勢所必至主宰之權衡之變通而調劑之樂歲凶年由人自召人以爲私而天地何私乎而日月何

私乎而風雲雷電霜露雨雪抑又何私乎其私也正其公也

王者奉三無私蓋百無一私也

危言二十一

有可治之病有不可治之病可治之病由外而入不可治之病自內而出由外入者爲淫邪盜賊驅之即去逐之勿留則門戶足守也自內出者爲耗損虛羸扶之勿起塡之難滿則棟宇將傾也華堂巨室外觀赫然而其中鏬漏破殘不一而足卒遭暴風疾雨震雷驚電有立見土崩瓦解者反不若畝宮環堵之樸陋堅固百年無恙要之病根所在平時粉飾彌

縱絕無形迹一旦禍發不及旋踵而顛覆隨之吁可畏哉故多病之人反生而無病之人易死非無病也不自知其病而病則已深蓋見於外者有形之病伏於內者無形之病醫者能醫有形之病醫者安能醫無形之病曰是宜自治

卮言二十二

雲笑風曰吾能出能歸不似子之一發無餘終日化爲烏有也嘲雨曰子非我障空蔽日則奚由垂線翻盆天下戴子之澤而忘我之功我將訴諸昊穹質伯歎曰子能自出歟子能自歸歟微吾引子以出導子以歸子爲癡雲子爲頑雲山靈

日厭之矣屏翳訶曰陰霾天宇滓穢太清子未必爲彼蒼所眷也有我潤物以蓋子之愆不然羲和奮鞭來逐汝何以禦之哉於是雲與風鬬雨弗得降天公憂之乃使神龍揚鬐鼓鬣而至雲將不覺從之以趨而跋扈將軍來助箕伯曰東則不敢西曰西則不敢東絮聽其擘幔聽其張斯時屏翳乘權沛然下注滂沱既足風送還山下土黔黎咸翹首而頌曰大雲之力也

巵言二十三

烏反哺羊跪乳蠭蟻有君臣鴻雁有夫婦其異於梟獍豺狼

狐貍蝙蝠者物之性幾與人同而人反不如物是可羞也夫馬戀主發於至誠讀書明理者尚無其眞摯能勿對之媿死耶古人欲侶魚蝦而友麋鹿其辭若曠達歟其心則憤激之甚已盈天地間皆雞蟲也鷸蚌也虎豹鯨鯢也蟣蝨蟫蠹也物與物爭人與物爭盡無乎不爭而爭其所當爭亦爭其所不當爭而彊弱必爭衆寡必爭禍福必爭生死必爭人何殊於物哉物或勝於人哉與人爲伍則物猶人與物爲伍則人猶物物猶人斯物足貴人猶物斯人轉賤人將奚以自處乎物不因之有別乎

卮言二十四

凡心有機凡物有機利於機亦害於機成於機亦敗於機福於機亦禍於機機之爲用大矣哉以機心制機器謂不勞而逸勞於器者多矣謂不費而省費於器者多矣殫竭其聰明材力於奇技淫巧之中一器出而人爭效之效之不已復變一器以歆動驚駭之覺天下萬事惟器是賴唯機是恃而以器代人以機運物無靜不動無蟄不靈無遲不速無壅不通神乎化乎敏乎妙乎而烏知爲民人所怨乎而烏知爲造物所忌乎而烏知爲王道所弗尙聖學所不取乎彼以爲不勞

不費吾則以爲至勞至費也但知其利勿審其害但見其成勿思其敗但求其福勿計其禍此泰西之所以爲泰西也機器限之也機器誤之也機器小之機器亂之也固當引以爲戒而奈之何法之

巵言二十五

嬰兒未能食先索乳未能言先呼父母固有之良天所命也唯大人與赤子同其心下此皆求能之道家言返老還童得無近於是歟曰不然還其形還其質未還其心謂之嬰兒烏乎可或曰有性功有命功背致力於斯自足超凡入聖曰吾

不知大學一書之外更有所謂性功命功也童之所習至老勿忘修德入道以此安身立命以此而乃棄其本業攻乎異端鄙夷聖賢崇信黃老吁何傎歟自古及今蹈此弊者非庸陋之子卽材智之流方以爲舍吾之所學而從事於彼長生久視他日必能操劵得之夫使人皆不死則天下從此無嬰兒已是又司造化者之所不願也

卮言二十六

許子曰臭味相投以言乎人凡物亦然犬與犬遇馬與馬遇不能言也以鼻相嗅投則喜喜則偎之伴之不投則怒怒則

號之嚙之他若鷹鸇之搏龍蛇之鬬螘之列陣蠭之爭衙大抵有所齟齬囂然不靖而同類之相攻相噬雖禽獸蟲魚皆不免焉蒙之所見多已方子喟然曰甚哉臭味之參差若是也一物有一物之臭味不能盡物而齊之也一人有一人之臭味不能盡人而合之也欲齊難齊欲合難合在人聽之在物聽之在天之生人生物不獲使之齊使之合天亦聽之故觀物可以知人觀人可以知我我之臭味不同乎人於人何尤人之臭味不同乎物於物何尤夫如是則心平氣平而不平無不平此之謂不平平

卮言二十七

人死則骨朽物蛻而復生謂物勝人物殆勝人也然而物勝人者生機不息以此物化爲異物物非是物死者自死生者自生兩不相關也物何嘗勝人哉人之勝物者身死名留骨朽而文字不朽豈唯文字合之立德立功曰有三焉不朽者若斯之巨物有之乎曰物亦有之凡物之得名天地間者大莫如龍小莫如蠶龍降雨以生人之食蠶吐絲以成人之衣人衣之食之罔不歸功於龍推美於蠶也雖蛻猶弗蛻也物勝人未必物物皆勝人人勝物未必人人皆勝物人與物固

各有所謂不朽者在也豈區區生死之際云爾乎

巵言二十八

獨坐齋中聞鳥語諠譁不已竊以爲必有樂乎此者鳥之樂猶夫人也枝頭朋友儼然座上賓客蔥蘢竹樹萬綠如洗梅雨初霽薰風徐來相與絮絮聒聒緜緜關關奴子厭之方欲呼圉臾下驅逐之令主人曰止止爾不知鳥之樂吾則知鳥之樂吾知鳥之樂吾固與鳥同樂樂聞鳥語不甯促膝以接清譚也不甯揮麈以霏玉屑也未辨其音顧解其意但領其趣還問其辭鳥之樂若斯洵足以破孤悶消岑寂當此長日

小年攤飯乍起悅心娛耳似轉勝於青草池塘箏琶鼓吹也
惜乎尚無鳴蟬以和之

卮言二十九

人之文章猶花之跗蕚色香各別光豔不同要須獨開生面
品格始尊一花有一花之精神一花有一花之意態千葩萬
蕊爭妍鬬麗花樣愈翻愈新人之文章亦何獨不然周秦之
文如梅如蘭幽澹拔俗兩漢之文如蓮如菊清雋軼塵六朝
之文如牡丹芍藥繁穠華縟不能耐久唐宋之文如桃杏杜
鵑山茶繡毬木樨芙蓉殊形變狀皆足自豪至若離騷莊子

則玉蕊瓊花世所罕見尤爲奇絕過此以往擬諸若榴梔子薔薇玫瑰月季瑞香茉莉葵蓼亦有動人之處然而品格卑已花唯其不相似能名於世文顧欲其相似乃得名於世耶試觀婢學夫人終之莊嚴東施效顰偏露醜相人貴自立耳當思超越凡卉領褎羣芳甚未可依草附木刻翠裁紅以取悅於庸夫俗子也

卮言三十

賢者沈淪一世庸愚富貴畢生凶人每享大年善士有時無後則將曰天道不可知乎夫天道不可知而實可知也豈於

此者齒於彼冥冥中自有權衡自有限制而默為乘除損益於其間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天知之而不能使人知之人見其遭際異乎夙昔之品詣行事或為憤懣怪詫或為咨嗟痛惜輒曰天何夢夢也遠觀史冊近稽當代固有指不勝屈者幾欲上敂閶闔代為鳴此不平客告主人曰天道惡善天道助惡信而有徵竊持此論久已願以質諸有道主人曰子言其變吾審其常常者有憑變者無憑而究之有憑者多無憑者少不可知而實可知也

卮言三十一

有名匠人築室者匠人問曰官工歟民工歟曰官工民工曷異乎曰異甚民之工主者一官之工主者三五一人主工需吾之費少三五人主工需吾之費多費少費多皆出之於工工奚能同有陸行呼車江行呼舟者則亦願載民不願載官曰民償吾直官不償吾直官非不償吾直有中飽者吾何樂乎載之於是車匿野外舟避蘆中如鳥雀之避鷹鸇也如犬羊之畏豺虎也官爲民困乃若是歟官之前後左右皆屏障也蒙之蔽之有時甫破其蒙而蒙者又至甫祛其蔽而蔽者又來官之勢孤矣哉官之境危矣哉而不自知其孤而不自

覺其危亦可哀已諺云官塘漏官馬瘦問有不漏不瘦者乎曰無有也

卮言三十二

老驥伏櫪見驢轉磨而嘲曰長耳公乃勞勞若是耶蒙其目無所見閉其耳無所聞任人鞭策盤旋一室之內視吾往者騰驤雲路馳騁天衢殆不同已驢應之曰君齒長於吾吾聞千里名駒有時局促於轅下彼太行之坂遷延負棘而不能上者比比皆是豈能盡遭伯樂仰天長鳴亦無知者今顧戀棧而不出駿者失時何異於蹇者不材歟驥起以蹴蹴之蹶

而嘶適郭椒丁櫟自田間歸見之目營越影超光奔濤上雲品題固兩不相下也而今已矣蹭蹬風塵迄於垂暮之年乃以圉圉陳迹爲口實彼特未逢任公子耳詎可輕之世人皮相者多陳王呂江諸右族强半皆以耳爲目紛紛聽其穿鼻視李伯陽所乘又將何如遇不遇有命存焉信口揶揄殊覺無謂於是驥則嗒然神喪驢則裹足不前咸曰桃林班特處士閱世既久善於解紛也

巵言三十三

以奕喻兵邊角猶之營壘中腹猶之戰場善守爲上善攻次

之置之死地而後生所謂僥倖於萬一者兵行詭道偏師制勝有時轉弱爲强然而一着失算全局皆輸非驕即憒蒙所弗取也是宜審地勢明道路聯接應布埋伏而要不外乎八手侵分步步爭先能進能退使彼處處防我時覺左右受敵彼方求生之不暇而奚能爲我害耶一以當百從容暇逸堅牢不拔固若金湯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離譜以言奕奕不工泥譜以言奕奕愈不工今之治兵者誰則講孫吳韜畧誰則敵李郭勛業哉拘成法而弗知變化忘大局而甘蹈危險勞神苦思往往一蹶而不復振已而心靈手敏者指揮如意依

然羽扇綸巾風度也奕猶兵也非大將材不足以成國手也

卮言三十四

子又爲蚊蝨嘗見之布穀鳥吐蚤蟻亦化蚤聞其說未之見之蝨以垢膩爲身絮毛爲腳則佛印謅語解東坡少游之疑其實佛印亦不知蝨所自出也蝨之種至繁食人者卵生蚊善飛蚤善跳蝨行甚迂蚊之市在夏與蝨罕相直蝨之處頭者蚤亦不得覬唯衣內褌中蝨所居之地皆蚤所到之區蚤偶語蝨曰爾胡不敏果腹以遺人之把也爾胡不智聚族以衛人之纖搔遁逃數豈安樂窩耶君之奮迅便捷百倍於爾

吾不能不爲爾慮蟲曰先生休矣予有恒德故宅於人游相鬚經御覽琵琶嘉名錫之道君李生登第且爲之兆問客何能奚免於鴟鴞之夜撮也蟲言未終蚤怒而躍去天地生三物以食人於人無大損而於物有大益以人養物么麼之尊貴乃爾而皆卒喪其軀也悲夫

卮言三十五

天下無可棄之物天下無無用之物至濁者至淸至穢者至馨百畝之糞農爭蓄之以肥五穀人皆甘之蠶且采而釀蜜醫者儲諸籠中其品在牛溲馬勃上不獨此也園花畦蔬罔

不需之助豔生香培根蕃實糞之爲用大矣哉自富貴以及貧賤之家莫敢棄之也人身之物無不可寶而軀殼弗與焉化則與物俱化曾不若臭腐之變而神奇也轉九之蜣識其妙故得成蟬而處溷之蛆則蚩蚩然無面目手足入於下流卑汚特甚是蓋小人之尤者然而火之尙可以止痢而益脾

夢園子見園叟抱甕以至曰何物也叟曰珍哉此汁厥號爲金雖倮蟲之糟粕發草木之菁英公盍爲說使彼得名

巵言三十六

木之不材可以全其天人之不材乃反賊其天木不材而本

質自固無所斲削也人不材而本質已虧無所造就也本向可安於不材而人則烏可安於不材安於不材者人不如本矣則有材不材之間謂可以待人自爲位置者是曰中材等而上之則美材等而下之則庸材人孰不樂爲美材人孰不恥爲庸材而茲猶得爲中材斯不難變化其材而奈何以不材終也材者之異乎不材也不材者之進乎材也人苟奮勉媿厲則不下即上材烏能以限之木之不材斷然不材人之不材猶將望其成材則木又不如人也天之生人厚於生木而人賊之而不全之吾爲不幸吾爲人危吾爲不喜吾爲人

懼

危言三十七

狠之貪也狐之疑也狙之詐也兎之狡也其本性也蓋生而貪生而疑生而詐生而狡也人之貪如狠疑如狐詐如狙狡如兎者是本性耶非本性耶廉遇貪不敢議其貪信遇疑不敢斥其疑忠遇詐不敢咎其詐誠遇狡不敢病其狡彼固猶夫人也人其身而狠狐狙兎其行滿貪之量充疑之念逞詐狡之術日日以害人爲事勢必有過於狠狐狙兎者人與狠狐狙兎爲伍其不變而爲狠狐狙兎者有幾人哉而狠狐狙

兎方且謂我不及人之貪我不及人之疑我不及人之詐狡也久矣夫廉信忠誠澌滅於天壤而但成其爲貪疑詐狡之世界也逃之深山之中或轉得避夫狼狐狙兎也

卮言三十八

人同戴一天人實各戴一天同戴者天之天各戴者人之天天之天普而公人之天專而當執天之天以例人之天若本無二天執人之天以例天之天若別有一天天本一也人則二之天視人無異人人視天無異天而人之爲人合乎天則與天近悖乎天則與天遠近者福之遠者禍之於是有福人

之天有禍人之天明明二天已夫豈果有二天哉三十三天之說釋氏寓言荒誕支離姑勿與辨人不必問天問之於己即可以信天人不必怨天怨之於己庶轉而樂天信天者畏天樂天者達天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天主之乎人主之人主之乎天主之天自天人自人天即人人即天天何在在心心何在在人人之心人之天而豈異乎天之天

卮言三十九

地有厚薄自黃土摶人之後人之質有厚薄殆因地以區厚薄歟萬物生乎土人豈能異生即出於土歸於土人之厚薄

土爲之也摶人者初無心於厚之薄之也執是說也人爲造物所弄夫亦何樂乎爲人然而薄者可以轉而厚厚者可以轉而薄猶瘠者可以轉而肥肥者可以轉而瘠摶之薄培之仍厚摶之厚培之愈薄試問摶人之人孰則摶之試問未摶之土孰則人之人之生於父母也父母摶之也質雖超乎土而氣則應乎地先天之有厚有薄後天之無厚無薄以後天補先天而薄者厚以後天喪先天而厚者薄是厚者人自厚也薄者人自薄也地之厚者減之卽薄地之薄者增之卽厚人亦若是焉而已

卮言四十

讀莊子竟日不解昏昏然掩卷思睡睡醒復起讀之仍不解也既而恍然曰吾以不解解之乃覺瓌瑋連犿參差諔詭雖屬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然其中充實能應於化解於物異哉宗老聃而不襲老聃莊子亦古之博大眞人哉俯視惠施則猶一蚉一虻矣吾之不甘於爲蚉爲虻而思驕穉莊子其能免於烏鳶螻蟻之食耶其能別有所謂道術而超乎天神至聖耶八極邪如六府六府邪如三必達生達知達命復乎茂以加已伯昏瞀人之教列禦寇曰汎若不繫之

舟虛而遨遊奚樂乎人之保汝也奚樂乎汝之使人保汝也巧爲拙奴奚樂乎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也知在毫毛微於蹇淺夫何取乎夫何用乎明乎此可與解莊子

二知軒文存卷十五

定遠方濬頤子箴

待月簃棊譜序

嘉道間吾皖國手推合肥周先生萃先叔曾祖珠泉公延至家教先叔祖潤之公弈公甫弱冠聰慧異常不期年即屢受二子周先生曰此後努力自强非予所能教矣予兒時習聞之猶記夜窗讀書見先祖豫函公獨坐打譜茫然不解所謂至十九歲適有歙人許明達者爲予鈔書自言善弈因倩其畫紙爲局招子祥子健兩弟共學拈子於撫松草堂及柏蔭

軒往往至漏三下先大夫遣奴子趣之始歸寢一日拉許君
與潤之公弈受九子一刼而敗心以爲異頗思自奮然每當
局落子如雨點不計勝負不顧死活俗呼爲馱棊蓋嘲其太
速也既入此派奚能有進境耶及長遊京師外舅周文勤公
最喜弈與國手沈介之僧秋航相角輒命侍觀閒偕友人邀
李海門曁介之弈爲之懸采窺其勞神苦思日不過兩局心
又厭之十丈軟紅聊假手談遣興原不必以此博名高也宦
粤九年公餘耽於吟詠遂不復知棊局幾道戊辰之秋量移
兩淮值芰塘六弟來嶺南相隨度嶺而北舟中他無所事唯

以一枰相對詩癖之外自是又添一癖矣己巳春抵邗上遇周小松予仍作壁上觀而樂與不如己者戰竟由四子增至十三子覺縱橫變化罔不如意豈眞有進境耶今年洒陽徐君耀文來揚州年已六十有九而神采煥發豪氣過人其時待月誃方落成清簟疏簾藉消長夏耀文始讓予四子每日八局三日後即減爲二子又二十日居然對壘爭雄矣閏六月杪耀文將還鄉手一編眎予曰以君善守故攻者不易請仿晴川會弈之例圖此十二局以誌泥鴻可乎予憮然曰年將花甲甘居牛後銓伏蝸廬追敢以一技之長求銜於世且

簿書墳委無所用心顧以謂為之猶賢乎已得毋增謗於風雅之外大非所宜耀文曰以予所聞東閣直無廢事偶然遊戲庸何傷別賭墅賭郡千古美談伴山譏為木野狐象山反悟河圖數觕類旁通此中郎寓兵法憤未可以小道忽之也予韙其言用付剞劂獨惜文勤公已歸道山京師諸國手又皆相繼下世弗獲就正於有道吾皖自周先生後迄無作者猥以抗塵走俗之蹤半生來絕不專心致志乃欲對木強人稱聖稱神焉幾何不為都大中丞之所竊笑也歟、

重刊蔗餘軒詩序

嗚呼燕鄉與予訂交白門一別即成死友盡忽忽已二十四年矣曩在韶州作金陵兩哀詩以弔湯貞愍公及君嗣得許海秋書知為君刊駢體文二篇而云詩則無有存者及來揚州五載搜訪貞愍書什襲藏之其子樂民巇尹又屬為選定琴隱園詩集予歷至白門向人詢燕鄉之孤不可得汪龍溪告予曰燕鄉十餘歲時為小吏厭其奔走碌碌發憤下帷讀書甫一載即補博士弟子員閩殉難時以詩文稿若干篇授其中表某代為收弆燕鄉死而其中表亦不知何往嗚呼燕鄉身後寂然遠不如貞愍之以三絕傳於世更可悲已今年

夏吳禮園農部與予時相過從禮園藏書甚富一日談及蕉鄰禮園曰家有蕉餘軒詩一冊亟索觀之乃道光甲辰年所刊釐爲二卷共詩百餘首各體皆備遊西湖詩居多五律尤爲擅場餘亦豪放磊落頗得唐賢三昧蕉鄰少作已精能若此其遺佚之文字尚在人閒與否固不可必而觀此吉光片羽聽其湮沒弗爲表章是大負吾良友也蕉鄰自命爲西湖知己予亦自命爲蕉鄰知己因校正譌舛付諸手民九京有知可以無憾已讀玉井山館與王蕉鄰書書其讀書治城紫館而勖之曰上不憤爲能立然無恆則猶之不憤爲終則戒

以毋望秋先零貽蒲柳笑海秋與蕉鄰可謂有古人風故曲盡忠告情辭眞摯乃爾因冠諸卷首以見吾蕉鄰平日取友擇交早識安身立命之處一旦捐軀報國視死如歸書生乃足與英雄比烈尙安得議其放蕩不羈目爲跅弛之士也耶

齊玉谿刼餘詩選序

儒爲世釋爲刼道爲塵言刼固始於西土也有一刼有三刼有四刼有九刼有十刼有三十一刼有九十一刼有百刼有千刼有四萬刼有千萬刼從刼到刼總之名爲浩刼隋書經籍志云每刼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刼中

則有千佛意者唯佛能應刼而生耳彼神仙尙難逃五百年之刼何況乎人異哉吾玉谿之獨不畏刼也異哉吾玉谿之不畏刼而反以詩鳴也吾與玉谿爲兩世交未刼以前吾不見玉谿旣刼以後吾甫見玉谿而玉谿老矣玉谿告吾從刼中來蕉窗詩已遭刼無有存者而吾胸中之詩則依然歷刼不壞也於是毅然決然選刼餘詩梓以問世凡五年成若干卷噫吾未讀玉谿刼前之詩是吾之憾憾其不獲與玉谿聲應氣求也吾得讀玉谿刼後之詩又吾之幸幸其竟獲與玉谿更唱迭和也玉谿今年七十有一僑居邗上自號天然頭

陀人視之亦儼然老衲於詩有禪意無拘韋塵俗之態謂非前身自金粟界種出善根亦烏能過此大刼歟玉谿索吾論詩吾仍與玉谿言刼玉谿超乎刼外玉谿其殆已入箇中云

琴瑟合譜序

樂莫古於琴瑟庖犧氏作琴以修身理性返其天眞也又作五十絃瑟瑟者潔也使人淸潔於心誠一於性也或曰神農氏王天下始削桐爲琴造瑟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或曰太古之琴七尺有二寸而一絃後世聖人裁爲八尺六寸而虞舜益之以五絃至周武王復增以

變宮變徵而爲七或曰士達作爲五絃之瑟以采陰氣以定羣臣或曰帝俊生晏龍晏龍是始爲瑟稽諸載籍言人人殊要之先衆樂而制器其音最古士君子無不習之與書策並重詩三百篇琴瑟並詠論語則不言琴而屢言瑟豈瑟易於琴歟延至今日瑟竟失傳歲庚午予以事重至廣州句留度夏一日陳蘭甫告予曰輝山司馬慶君瑞鼓琴兼工鼓瑟予因詣夢香園訪之不遇司馬來謁以鼓瑟法則言之甚悉然鹿鹿靡暇卒不獲一聆雅奏也今年司馬於四千里外迢遞致書邗上以琴瑟合譜丐予作序展卷讀之蓋司馬少時從

學於錢塘李澄宇鼓琴三年肖傳以瑟惜其有指法而無譜也司馬乃創爲之以元人譜不足爲訓爰詳定指法凡得八操箸爲一編噫予於音律素未究心琴尙不知遑論乎瑟灑耶離耶胸中固茫然也獨念司馬宦粵久珠江之上杉皮成閣紫洞爲艇朝朝暮暮箏琶簫管之聲不絕於耳過客聞之罔不心醉而司馬則避淫哇而彈古調厭靡曼而講元音用能傳古人不傳之秘神乎技已抑予更爲進一解曰治國若張琴毋膠柱鼓瑟記所云審音知樂審樂知政聲音之道固與政通也卽以是作治譜觀焉乎不可哉

蘭若館文品論詩合鈔序

詩古文辭皆文也文以載道而詩則有韻之文要惟發乎性情根乎學問援筆立就燦然成章格調旣殊門徑各別於是有能文不能詩者有能詩不能文者有能爲散體文不能爲駢體文者亦有能爲近體詩不能爲古體詩者而論文者或專學一派遂以爲談經說理判然兩途不可強之使同也論詩者或專宗一家遂以爲漢魏唐宋截然萬變斷難容之使合也吁此特一偏之見耳豈足爲定評哉若吾叔平則於詩古文辭固無體不工也蘭若館詩文集暨雜著數年來予皆

假讀一過深服其取 富有淹雅名通吾皖文人詩人莘於
龍眠君追逐諸老輩後不媿全才方且自樹一幟可謂豪矣
觀其文品鼇爲三十有六論詩自漢魏下及三唐凡得百首
非平日讀破萬卷書烏能若是之剖析明當斷制謹嚴歟予
於文章一道直門外漢近者甫思學步又苦未測津涯於詩
則耽之成癖已四十年頗識此中甘苦有問詩者輒告以一
字訣曰眞而已矣詩固宜爾卽文亦何獨不然是古今文字
胥由學問中來從性情中出區區格調門徑猶其淺焉者也
願吾叔平再取宋以後詩論列之毋存尊唐薄宋之心不且

進而益上也歟

溧陽史氏譜略序

史氏宗譜始於宋政和丙申蕭山令史三友之慶傳錄迨明洪武十七年兵部辦事人材官史君用作溧陽史氏辨二十六年君用與德潤又作續慶傳錄永樂十四年行人司史常修譜求序於梁翰林潛而常亦自爲序宣德五年楊文貞公士奇又爲之序宏治甲子則有史琳之序正德壬申則有張璨之序丙子東平州判官史愉復修之嘉靖壬午乙酉光祿少卿史巽仲重加編[illegible]其宗人行人司立模暨楊尙書廉

序之癸卯廣西思恩軍民府經歷史京參考深譜淛譜續修
而序之乙巳又有續慶傳錄之序乙丑又有徐郎中觀瀾之
序隆慶戊辰太僕少卿史際萬歷丙辰兖州府同知史宣政
先後修而序之云自政和至萬歷巳七修譜錄矣己未錦衣
衛僉事史致僑復增修作序庚申吳侍講宗達再爲序之崇
禎庚辰庠生史峻又有續修之序我
朝順治戊戌一修於史忠琇康熙戊申一修於廣東左參政
史燧乾隆丁未一修於少司馬史弈昂道光甲辰又增修焉
以活字板印行而編修史致諤爲之序猗歟盛哉自周太史

佚之後以官爲氏降至西漢顯於戚里封諸溧陽綿綿延延迄今千八百餘年傳六十餘世侯王將相代有聞人名公鉅卿載在史册者不可勝數海內著姓望族固莫之與京也所尤異者其子若孫咸守宗法歷久弗渝雖唐宋元明以來迭遭兵革而抱殘守缺俾祖侯支派瞭如指掌按譜可稽閥閱之家古今亦焉能有二哉濬頤與偉堂觀察交有年觀察近僑居廣陵過從更密爲言粵匪之患甫平欲修葺祖侯廟基及慶傳堂祠未果爰先建義塾課蠶桑以爲敦本睦族之計購溧陽城內白松軒故址建支祖菊坡公祠因甲辰至癸酉

又三十年家乘闕如亟須修補與族人分别支系先成譜略奉舊譜示濬頤屬爲之序乃詳攷歴代修譜年歲與夫作者姓名彙而紀之以見根柢之厚枝葉之繁忠言直諫之遺澤孔長顯惠靈濟之食報彌永而觀察之克紹前徽光昭門戸藉以風世厲俗洵足多焉濬頤不敏亦負修譜之責顧以薄書叢集因循數載弗獲纂錄爲憾閒觀察之言遂不禁瞿然以興也

玉谿見聞續筆序

文人不可無筆玉谿則兼擅三絕横掃千人玉谿可謂有筆

矣予兒時常聞先大夫言玉谿之孝心竊誌之不忘及來揚州見玉谿則固翯翯然一隱君子也跡其內行敦篤終始勿渝故天佑善人雖陷賊中卒能縋城而出年過花甲聰明強健猶日以書卷自娛爰舉數十年來目見耳聞之事擇其有關風化堪備勸懲者隨筆記之得二十六卷梓以行世吳中士夫幾於家置一編而玉谿則坐隨安室手操不律矻矻寒暑無少休近復成續錄若干卷屬予序之予惟用筆之道不同有直筆有曲筆有正筆有反筆有重筆有輕筆有放筆有縮筆且有鋪張之筆有簡括之筆有烘託之筆有鍼對之筆

有典雅之筆有游戲之筆而絕不可有一俗筆有一率筆也若玉谿之筆玉谿自知之何待予之饒舌而予獨嘉其講因果說禍福婆心苦口足令頑石點頭則言近指遠又儼若晝家之雙管齊下也其傳世奚疑焉或難之曰是編多載詩歌未免有乖體例予應之曰古人不必具論請讀阮文達之小滄浪筆談定香亭筆談即可以曖然返已

雲起樓詞序

憶予兒時讀經之暇先大父命讀東坡大江東去詞心竊好之迨十六歲全椒汪小亭先生教作古今體詩先大夫戒之

曰愛博而情不專爲學者通病詞足害詩詩尚未工何暇他及吾平生不習倚聲小子宜以爲法因偷檢南北宋諸家詞讀之蘇辛而外大抵皆流於側豔用筆尖纖殊乖溫柔敦厚之旨遂束之高閣焉及官京師與趙岵存前輩訂文字交見其爲友人題書畫間作詩餘嬲余效顰輒塡五闋應之岵翁以爲頗能協律然追思嚴訓心惄惴惴無已舍熊取魚故數十年來一意於詩而於詞絕不寓目蓋守先人之教匪以此鳴高也乃玉谿引爲同調猥以雲起樓詞三卷涴予作序其來書曰作詞序者非詩人不可詩人作詞序立論至公言之

親切有味自與世之詞人專宗南宋者迥乎不同拙詞雖不工幸不墮詞家惡習君固當代老詩伯願假一言爲重噫玉谿目予爲詩人予不敢辭玉谿謂詩人方可作詞序則予於詞學實未一窺門徑也方擬作書卻之玉谿復扶杖過待月簃諄諄相屬日者兩窗無事展卷以觀始知玉谿於辛卯歲在南岳寺中甫學倚聲首卷蕉窗詞釐數闋賣魚灣詞則釐爲二卷所存較多雄渾悲壯是專學蘇辛體者詩人之詞初不類乎詞人之詞也予曩論詩持眞字訣詞爲詩之餘抑豈有二義哉明乎此則詞不害詩昧乎此則詞足害詩世之詞

人沾沾焉規橅秦柳鄙鐵板爲粗豪託紅牙爲嫵媚但有兒女子態了無大丈夫風而詞之聲律益精而詞之眞意轉失矣質之玉谿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自乂瑣言序

世之以理學自命者多矣求其言行相符表裏如一者誠不易覯予交遊中唯篤臣其庶幾乎篤臣少知兵事侍其從父端敏公戎幕以功擢至監司需次金陵攝鹽巡道篆年未五十癸酉之夏遽以疾没於官大府上

聞

詔以事蹟宣付史館附端敏傳後並附祀臨淮專祠匱至邗
上瀋頭哭之以詩告其從弟立臣曰哲兄案頭列一簿每有
心得即援筆書之予每過齋中必索觀焉深喜其切中人情
洞見瘕結不墮理障不溷禪機故平日待人處事磊落光明
絕無緣飾有古人風爰為題洗心補過二圖所以期之者至
大且遠而今已矣予歸爲檢箱篋授諸梓人以傳哲兄之品
學乎今年春立臣來揚州手此編丐予爲之敘予受而讀之
有曩所未見者率皆罕譬而喻言近旨遠與郭遠堂中丞所
箸之嘐嘐言相等署曰自又瑣言謙辭耳豈瑣言哉竊慨三

代以下仕學分途奔競成風虛聲是盜一旦得志盡舉平日之所學顯背之而迂拘曲謹之士稱仁說義俾膺民社則又往往所行不逮所言焉若篤臣之馳驅軍旅慷慨同袍似無暇留心於學問乃退而自省痛下鍼砭視老師宿儒更為奮勉試問近今有幾人耶嘗謂篤臣之篤克稱其字真予畏友也胡彼蒼厄之而不使竟其材幾疑修德者或爽其報庸詎知史册光垂馨香永薦之雖死猶生也歟予故表而出之以媿夫世之自命為理學者

里粟序

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言之不朽與德功並抑奚分乎窮達顯晦哉達而在上名顯則言因之而顯窮而在下名晦則言亦因之而晦顧顯於今者未必其顯於後也晦於始者未必其晦於終也古今來大手筆一代不過數人人不必皆登廊廟而鶩名之士沈埋簿書荒廢鉛槧役役於富貴之場問其何德何功人皆匿笑之而坦不爲怪夫豈若跧伏里巷者之猶得以言警世也耶吾友叔平固長於立言者也蘭茗館撰述宏富堪繼龍眠諸先輩之後乃侘傺無聊抱璞屢刖傭書至老捧檄未能因慨然舉平日所記載以備勸懲者彙爲

一編署曰里乘丏序於予將付之梓予維叔平才優學博不獨工於有韻之文其帖括力宗先正尤足挽回風氣爲士林模範脫令致身通顯達而在上度必大有所建白爲桑梓光何天厄其遇而使之偃蹇半生俾以箸書立說消磨歲月焉將見此編出而入之流覽者懍然於福善禍淫之理曉然於惠迪從逆之機以口舌代木鐸世道人心關係實非淺鮮則雖小說家言作董狐觀可也嗚呼叔平傳已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

予有書畫之癖近取所藏弆者編輯成書而家弟子聽則專

以搜羅金石爲事兩人者所好不同而其爲嗜古則一也顧書畫傳世萬不能如金石之久遠且多贋鼎以僞亂眞而予獨嗜之者以爲得見古人眞跡較之臨橅上石者精采十倍夫亦各樂其性之所近已耳奚必强而同之耶汪君研山予詩友也同治己巳來邗上吳次垣同年即爲予道其才嗣研山以詩見投並索題畫册讀予二知軒詩愛之寫摘句圖以贈自是屢有唱酬懷勺齋主人招飲研山輒在座今年夏予方著夢園叢說爲道暑計一日懷勺齋主人過待月謻手此編見眎云研山丏予作序予於金石文字未嘗究心深恐言

之無當然數年來予第知研山工詩善畫而不知其好金石文字與予聽同癖若此且又傷吾次垣歸道山弗獲出其所儲碑拓就研山考核商定而登諸記載也是編置予齋中七閱月叢說已成忽忽歲暮寒窗無事偶一繙審其采擇之精能發前人所未發於金石萃編補寰宇訪碑錄外標新領異層出不窮研山之有功於金石爲不小矣明年六十初度盍付手民卽以壽世者自壽乎

重刊小知錄序

有兩人於此一便腹而思至鈍一儉腹而思至靈思鈍者腹

中有書如無書雖便何用乎思靈者腹中無書若有書雖儉何傷乎開卷有益不猶逾於束書不觀耶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之而儉者漸便已又久之而鈍者且靈已由小知而漸至於大知一物不知儒者恥之予自維儉腹輒學玉溪獺祭少壯時舟車行篋中必貯類脺及小知錄二書以其卷帙不多繙簮甚易也在京師忽遺失小知錄心殊怏怏直東南軍事起不獨人羅於刦書亦羅刦緗緗煨燼僅册飄零幾令蠹魚餓死矣嶺南九年邗上六稔購書十餘萬卷獨無此種一日偶語吳子禮園則對曰有之蓋禮園之尊公和甫先

生藏書最富禮園昆仲復能護持手澤寒暑呫嗶勿少休以視鄴侯架上新若未觸者問之尚不能道其名目吾禮園豈若是哉因借得之晩書局諸君校梓行世原書仍歸禮園而書此以爲儉腹者勸云

夢園書畫錄序

人不能無所嗜也嗜有雅俗俗者人人嗜之雅者不必人人嗜之也天下至雅者莫如嗜古古人往已其流傳於世者翰墨丹青歷刼不壞洵可寶諸然或力不足以致之則錦贉牙籤坐視其落於他人之手即力足以致之而吾兩目弗辨眞

贋輒聽人言爲去取雖詡多聞博不過與渠公之好龍等奚足以言嗜古哉粵寇之亂大江南北人罹於刼而法書名畫亦隨之飄零煨燼吾家古鋗千齋所藏弆者均皆散失其存者不過百之一二耳曩在京師每過海王村下車入骨董肆東瞻西顧心識其瑰瑋精妙而以無力致之遂不敢向主人問直遷延日夕廢然而返如是者蓋十餘載自宦游嶺南五羊城中珊瑚翡翠琥珀瑇瑁火齊木難珍珠玭瑻之類充牣於市光怪陸離不可名狀予視之漠然也詩癖而外性獨嗜古且祿入較豐因一意搜羅延訪之頗得銘清館風滿樓南

雪齋中物數十種贅之貧兒驟富堪傲陸賈歸裝重以品題既入眼福日增而眼力亦足俗吏能雅用以自豪及來揚州所收更夥而高要何氏昆仲復航海先後踵至投予所好不惜重資購之金薤琳瑯滿厨滿屋遂居然成賞鑒家矣中間復有度嶺之役句留數月評書讀畫又遇馮崧湖宮詹余鏡波刺史從臾之傾囊倒篋載寶而回因思凡物無聚而不散之理古人書畫聚於夢園者他日未必不散於人間安得常爲夢園所有哉顧不常爲夢園所有而散於人間則猶書畫之幸也今則明明聚於夢園固宜及其未散之時編纂成帙

使千百載後知若者爲夢園所藏之書若者爲夢園所藏之書斯書畫傳而夢園附以俱傳也爰屬湯子敦之許君叔平仿江村銷夏錄之例勒爲一書按其時代以定甲乙夢園間有題詠綴於前人諸跋之後凡閱五稔得若干卷以付手民眞歟贋歟可以自信度無不可以共信者傳書畫也實傳夢園也或嘲之曰子自謂耽於嗜古吾則謂子巧於好名夢園曰吾好雅名初不計其戾乎俗也

大別山志序

予曩者由楚入粵避洞庭之險故車至樊城決計陸行弗獲

沿襄沂漢躡禹功之磯上晴川之閣入桃花洞弔息夫人訪伯牙臺碎琴遺址泛舟於月湖之中步蓮花楊柳二隄尋黃祖孫皓鎖穴還過磨刀石問當年古柏尚在人間否東坡方文銘片石猶存否忽忽十餘年今乃得月樵觀察所輯大別山志讀之不禁犂然神往也大別之在漢陽不在安豐自無疑義而王尚書專主鄭說魏默深又以漢水南北分出故道一孔然鄭說固非杜亦未能確指其地忽作騎牆之見考据家聚訟紛如文人好奇古今不免請以金山證之曩在揚子江心與焦山東西遙遙相對予兒時乘舟過山下三十以後所

見仍無異也迨五十以後度嶺而北則瓜洲城崩陷溜無所過江水北趨而山南遂淤漲可達於岸策馬出鐵甕城揚鞭卽至再百餘年人必謂江天寺本屬濱江而以昔人浮玉之稱爲謬也名魯耶名翼際耶是大別耶非大別耶安知古之大別不依然今之大別耶又安知今之大別果仍屬古之大別耶以大別作金山觀曷爭乎爾而予獨嘉夫月樵之既仕彌學孳孳不倦能於鉛槧餘閒搜攷載籍博引旁徵以揚柢柱之烈君其爲神禹功臣哉予方浼及門諸子爲蜀岡補志碌碌未就心滋愧已

鸚鵡洲小志序

嗟嗟鸚鵡何幸而得正平賦之鸚鵡以正平傳洲卽以鸚鵡傳與黃鶴樓並垂千古在江夏歟在漢陽歟裴愼甫大令志在以田租作書院膏火費遂爲南紀門外荒洲冒鸚鵡之名而徐芸峴孝廉則力駁其誤以爲鮎魚套卽鸚鵡洲又與唐宋以來地志不合善乎月樵繪古今二圖兩存其說也予在揚言揚文選樓以蕭統名天甯寺以謝安名木蘭院以王播名平山谷林二堂以歐蘇名放螢苑闢雞臺則以煬帝名然而或興或廢或重起於兵燹之後或湮沒於瓦礫之場夫固

有幸有不幸也以銅雀臺較鸚鵡洲過臨漳者弔阿瞞過鄂渚者亦未嘗不弔處士彼敢蟻視狂生而後之才人且目爲孤鳳操其如衡何雄才大略之人尚畏虛名而送與劉表表又送祖祖之愛才乃不及其子射觀徒跣來救豈惟勝父抑高出於曹操劉表之上吾謂北海爲正平知己惜乎其所薦非人薦之適以殺之轉不若章陵太守之眞能禮賢下士也鸚鵡炫文采而遭網羅正平負才辯而罹禍患剛傲矯慢昧於明哲保身之義而以狂名者卒以狂敗迄今祠墓雖不可蹤迹猶賴茲洲之屹立洪波巨浪中宛然五岳起於方寸也

月樵之爲此志有心哉

古藤書屋文集序

予去年以文壽果卿而果卿卽引爲知己俾其從子敦之持大箸見眎屬爲勘定寒窗無俚紬繹雒誦乃知君才之大君學之富君筆之健君文之雄合通儒循吏爲一人而卓卓乎可以信今而傳後也君以名孝廉歷宰劇邑所至民咸化之又值國家用兵海上多事因而審時度勢酌古準今先論學校風俗繼辨名節禮讓倫紀終談學術以端爲政之本治賦六儲屯田兩筴以權財用之經旨救時藥石洞見癥瘕向使

坐言起行洵乎醫國之聖手哉其籌海芻言與夫滬議鹽法鈔幣諸議深悉今日軍政之弊餉源之竭而痛切言之經世大文體用兼備固不徒以詞句爲工者而補作永嘉緇雲諸名人傳以及碑版文字亦復簡潔不支動中規矩蓋由其平日根柢深厚學藝兼到絕不依門傍戶自成爲一家言覺大雲山房文尙不及茲編之樸茂質實也予近學操觚對之卻步每欲贊揚盛美輒復恧然中止忽忽數月春盡夏來敦之以久病將返雲溪趣予作序予既悔仲春往吳門道毘陵未獲登堂一敘起居而猶幸有文字緣得以綴名簡末也爰書

以奉報他日尙將以拙箸就正有道焉

揅經堂訓子文筆序

嘉道間以大文章大手筆著名海內者交推儀徵太傅文達公予生也晚弗獲親炙光儀一聆緒論少時讀小琅環仙館詩已心識其高華名貴堪主東南壇坫迨四十以後服官炎嶠始得讀揅經室全集乃歎近今鉅公長德根柢之厚才力之富稟經酌雅軼宋超唐罕能出其右者有文而又有筆洵乎橫絕一世也曁來揚州適公子賜卿太守自楚北歸里得相見於文選樓下予曩在京師承乏史館太守方爲郎官嘗

一通問茲則太守年逾古稀予亦頹然六十有一巳太守之文筆實得之文達公者當日文達於廣州粤秀山學海堂以文筆策問諸生敎太守先擬對爰舉六朝唐人之論文論筆見於書史者條分而縷晰之於戲文達高於延之而太守之才乃兼峻測以爲可與書文選序後相發明載入集中風雅一門寘裘婉美可謂盛哉太守神明不衰耄猶好學因取文筆對以及解經諸說並過庭倡和諸詩分爲二册顏曰訓子文筆刊以行世屬予序之予不敢以不文辭以無筆謝而深服太守殫見洽聞淹通典博之足爲阮氏文筆光也

列女傳蒙求序

蒙求曷昉乎昉於石晉李瀚宋徐子光爲之注後遂代有作者宋王逢原著十七史蒙求明姚光祚又擴充之分三十七類名曰廣蒙求劉班著兩漢蒙求王芮著歷代蒙求胡炳文著純正蒙求惟吳化龍左氏蒙求系專紀一書括以均語故諸蒙求皆有注惟左氏蒙求無注也于子漢卿於揚州西郊築養志園以奉板輿定省之暇兼課其諸女公子讀書若劉氏列女傳文義奧衍難於上口爰用李瀚蒙求體吳化龍左氏蒙求例編爲列女傳蒙求子與漢卿不相見者已年餘一

日過儀董軒談藝甚驩詢其郊居有何箸述則以此編見眎

且曰徐伯益有列女家求其書近已不可得昌遂他日擬仿

其例搜采廿四史中閨壼事蹟編爲廿四史女家求此特其

嚆矢耳昔吾鄉郝蘭臯先生德配王婉佺安人有列女傳補

注當時諸老謂可以上媲曹大家虞貞節安知今無其人耶

茲編倘荷公序而刊之則仁風所扇俾蓊羃蘿絲者皆得附

箸作之林以端範勵學彼隨園女弟子又奚足道哉凡人一

家無富貴貧賤皆資內助婦人以德爲先列女傳固不可不

讀之書乃得漢卿提要鉤元使之便於記誦由此探索全篇

知所法戒其有功於閫壼誠不小也刕杜門卻埽歲月優游
鉛槧忘疲頁屬循陔樂事竊願廿四史女蒙求早日脫稿猶
將泚筆一爲序之

黃鵠山志序

予既爲月樵序大別山志鸚鵡洲小志茲復寄眎黃鵠山志
月樵莞崇文書局局故在山之陰山爲鄂城諸山之冠洵不
可以無志也月樵自序辨山之不僅以黃鵠名辨山之在城
內而實綿亘於城外其初阜距城東九里言之綦詳予復何
說梅雨甫霽坐待月謝信手繙帙則見爲山者三爲樓者六

爲臺者四爲閣者四爲亭者十七爲榭者一爲宮者二爲堂者六爲書院爲居者二爲洞者五爲池者三爲別墅者一爲廟爲寺者八爲祠者六爲塔者四爲墓者二古耶今耶存耶不存耶展卷讀之瞭如指掌而分門別類搜羅富有十二卷書以帀月成之月樵箸書之勇罕有能匹者近世士大夫勞心於簿書錢穀獄訟膺有暇晷而地志山經束之高閣逢迎冠蓋風雅道衰蓋比比皆然已其或位監司領局事亦惟是總其大綱句稽出納以云懷鉛握槧政恐力有未逮也若月樵則服官既久嗜學彌篤雖一邱一壑猶且爲之博稽載籍

攷核異同典贍淹貫絕無滲漏使專其責於民物政事擴其量於觀俗省方吾知勤奮精能百廢具舉凡所設施必有大過乎人之處而豈在區區探奇選勝纂著名家云爾哉

棊譜三編序

或問於予曰子之卮言云離譜以言弈弈不工泥譜以言弈弈愈不工是弈可廢譜也而子於待月誃顧刋之至再至三若斤斤焉專以譜教人者毋乃自相矛盾乎曰製譜非予意也始與耀文弈而有譜耀文譜之繼與福山弈而有譜福山譜之終與小松弈而有譜則亦小松譜之耳三君者皆以弈

名輒欲其名之傳於後世也於是乎譜以傳之子不以弈名而茲則若與三君爭名者以不忍重違三君之意勉從其請旣而悔之故於卮言揭其旨不圖子之得間以相難誠哉弈可廢譜也曰如子之說彼終日看譜者不皆誤役其精神歟曰是又不然弈之有譜猶詩文之有宗派也才大者無所不包未嘗專宗一家專學一派而變化離奇自能神明於規矩之外而仍動中乎規矩下此則依門傍戶按部就班有宗派之可守庶弗至背道而馳鹵莽滅裂然則弈之有譜原爲下等人說法夫亦安可廢耶曰子不看譜而子之弈竟無敵盍

以訣眎我時養志園主人在座呀然曰夢園弈訣見之於詩曰翻新皆譜外即此是心兵蓋即岳少保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之語而引伸之千古不傳之祕固已明明道破矣蒙爲進一解曰他人有機心故負夢園無機心故勝所謂不戰而服人者舍此何術哉蒙不解弈第見夢園手揮目送純任自然深得坐隱之趣非若他人垂首屏氣勞神苦思幾至耳無聞目無見也意園主人曰養志之論實獲我心福山近日已受二子夢園進矣蘭茗館主曰予觀夢園之弈如讀夢園之詩文信乎海內罕有其匹夢園曰否否無三君則譜不傳予終

不樂以弈名也